



回忆我宿舍的兄弟们

■ 化工系分8 | 杨波

从东北坐了12小时的火车，还是硬座，尽管年轻时精力旺盛，但到北京也已经晕头晕脑了。记得到站时间是早上7点40，一夜没睡，迷迷糊糊地和同乡告别。找到清华的接站点，验过通知书，一个打红旗的喊着“跟我走”，把我们送上了一辆大客车。车开到当时的清华礼堂前面，我下了车，找到化工系接新同学的人。记得当时接我的是分6的马头。他说他也是高分子专业的，我高兴地忙套近乎。马头领着我到宿舍，后边跟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眼睛女同学，笑眯眯的，后边还跟着一个同样笑眯眯的妈妈。几天后才知道那是我们班的江雪平。到了12号楼2楼的学生组，见到了班主任付增力。先办户口转移、粮食关系转移，再安排宿舍、领饭票澡票、领行李，交照片，领学生证等等。最后付老师领我去宿舍。上楼梯的时候，付老师问我是不是党员，我都差点忘了我是党员这回事。到宿舍门口，白漆的三个数字“412”，从此印进了我的余生。

开门的是个壮实的山东汉子，一脸严肃。另一个大眼睛的坐在靠窗的床上，正在找饭盒。两个人正要出去吃饭，见我进来作了介绍。山东汉子叫孟祥国，口音很重，好在我是祖籍山东，爷爷奶奶一直说山东话，不但听得懂，还有几分亲切。

北京的大眼睛叫赵勇，标准的北京口音，听了我的介绍，说你是东北的，我说是的。我的床在靠门边的上铺，行李举起来放上去有些费劲。孟祥国同学办这事倒是轻而易举。帮我弄完行李，他说：“我们去吃饭，你去吗？”我还没从夜车里清醒过来，说：“我先不吃了，你们去吧。”记得那天老孟就着两馒头吃的是红烧肉，吃完了满足的说了一句，这肉太肥了！

收拾好床，爬上去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。下午两点左右，宿舍门开了，进来一帮人。为首一个操泡馍味普通话的，进门把行李放在靠窗的下铺，就和其他几个说，行了，你们走吧！他自我介绍叫郭澍。当天傍晚的时候，一个中年人，穿着拖鞋，看样子刚洗完澡，一个小个子陪着进了屋。他把东西放在我下铺，见了大家说，“我叫王洪涛。”细看他，并不是中年人，是比较成熟！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党员，但是后来组织关系一直没转过来。

另几个人是第二天来的，午饭后来了三个，其中最高的是个很清秀的小伙子，一个稍矮一些的他比较像，还有一个更矮一些。他把东西放在王洪涛对面的下铺，转过身来和大家介绍自己叫杜新宇。稍矮的是他哥，最矮的是分6的吕。杜新宇他哥很客气的和大家打

招呼，后来九食堂有个华师七的女生很引412人注意，长的很像杜新宇他们家人，不知道人家名字，代号就叫杜姐！傍晚的时候宿舍进来一家人，男孩子个子高高的，长得很清秀。他父亲中等个头，带着黑框眼镜，老师模样。母亲因为宿舍人多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，看样子也是个老师。父亲和大家打招呼，介绍那个男孩子叫朱鹏，安徽人。放下行李，父母给安排好，朱鹏说，行了，你们走吧！父母才恋恋不舍得离开。

赵勇的上铺一直没人住，大家熟了，开始互相交流，入学教育都完了，那个位置还是没人。付老师一直说有个人没来报到，也找不到人，很着急。入学教育结束的那天晚上九点左右，闯进来父子两个，父亲个子很高，儿子倒是一般，带副眼镜，镜子上还有镜链挂在脖子上，让我觉得有些怪异。父子两个用很浓重的福建普通话介绍这个孩子叫宇希。赵勇同学好像很能听懂福建话的样子还和做父亲的聊了会天儿。我估计赵勇同学充其量就是看过霍元甲知道有个闽南话而已。后来才知道姚宇希同学在北京逛了两天才来的，压根就没把学前教育当回事儿。俗话说，三岁看到老，到现在为止姚同学还是依旧的不靠谱，没有纪律观念。📌